

征服者 成吉思汗4

EMPIRE OF SILVER

六合为家

[英] 康恩·伊古尔登◎著

周沛郁◎译

蒙古战神
成吉思汗
传奇再现

征服者 成吉思汗4 六合为家

(英) 康恩·伊古尔登 著
周沛郁 译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征服者：成吉思汗. 4, 六合为家 / (英) 伊古尔登(Iggulden, C.) 著; 周沛郁译. --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5.6

ISBN 978-7-5561-0543-4

I. ①征… II. ①伊… 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38743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：18-2014-104号

The Conqueror Series 4: Empire of Silver

Copyright©ConnIggulden,2010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. M. Heath & Co. Ltd.

through Andrew Nu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©2015 by Hunan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Allrightsreserved

本书译稿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

征服者：成吉思汗4·六合为家

著 者 (英) 康恩·伊古尔登

译 者 周沛郁

策 划 人 周 政

责任编辑 聂双武 胡 萍

装帧设计 彭意明 孙至付

内文设计 李映龙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 410005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06月第1版

2015年0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12

字 数 300千字

书 号 ISBN978-7-5561-0543-4

定 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序章
LULUHEWU JIA
六合为家

他拖着脚步穿过遍野的毡帐。一座座毡帐有如古老海岸肮脏的贝壳。他周围随处可见贫穷的景象——发黄的毛毡缝缝补补，一代传过一代。他接近他家的时候，瘦巴巴的山羊和绵羊围着他脚边跑，咩咩叫。拔都被牲畜绊了一脚，沉重的水桶泼出水，惹得他咒骂。他闻到空气中有股尿骚味，那是河边微风里没有的酸臭。拔都想起他花了一天替母亲挖粪坑的事，不禁皱眉。当时他兴奋得像孩子一样，向母亲展示辛苦的成果，她却只耸耸肩，说周围到处都好解决，她年纪太大，晚上跑不了那么远。



更多分享，请扫二维码

她三十六岁，已经饱受疾病和岁月折磨。下排的牙都烂了，走起路来跛着脚，弯腰驼背，活像比她老一辈的女人。不过她还够强壮，偶尔拔都提起父亲，她还有力气掴他巴掌。上次她打他，是那个早上他老远走去河边之前。

到了她的毡帐外，他搁下水桶，揉揉酸痛的双手，侧耳倾

听。听见她在里面哼她年轻时的老歌，他莞尔一笑。老样子，她的气一下就消了。

他不怕她。前一年，他个子高了，气力大了，其实挡得下她次次责打，但他没抵抗。他挨着打，但不懂她的苦楚。他知道自己大可以抓住她的手，但他不想看她哭，更不想看她为了减轻悲痛而讨价还价，只为求他给她一袋马奶酒。他真讨厌她用那东西让自己不省人事的时候。那时，她会告诉他，他和他父亲的脸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她受不了看到他的脸。他常常得亲自帮她清理，拿桶水、拿块布，把她的手翻过来架到他背上，扁塌的乳房靠着他胸膛，替她擦洗皮肤上的污垢。他多少次对自己发誓绝对不碰马奶酒。有她这个榜样，他光闻到那酒味，胃就不舒服。马奶酒的甜味和呕吐物、汗臭和尿骚味混在一起，他闻了就反胃。

拔都听见马匹的声音，抬起头，心里庆幸有借口晚点进毡帐。以万户的标准来看，那群骑士人数不多，不过二十人。对于营地外围长大的男孩而言，却是早晨的壮观景色，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世界。

那群战士骑在马上抬头挺胸，远看似乎散发着力量与权威。拔都渴望成为他们的一员，却又嫉妒他们。他就像营地里的其他男孩，知道他们身穿红黑铠甲，代表他们是窝阔台的私人护卫，是万户军中的精英。祭典的日子里，可以听到有人歌唱或吟诵他们征战的事迹，还有背叛与鲜血的黑暗故事。拔都想到这儿，脸上一抽。有些故事里有他的父亲，让母亲和她的这个私生子频频遭人侧目。

拔都清清嗓子，一口啐在脚边的地上。他还记得从前母亲的毡帐曾铺着最上等的毛毡，几乎天天收到赠礼。他想，她应该曾经貌美如花，今日皱纹遍布的粗糙皮肤，曾经年轻细致。那是全然不同的日子，那时他父亲还没背叛大汗，在雪中像羔羊一样被宰掉。术赤。想到这名字、这两个字，他又啐了一口。要是他父亲对大汗

唯命是从，拔都觉得他或许也会在身穿红黑甲胄、高高骑在马上穿过毡帐的战士之列。不幸他却遭人遗忘，而他只要提起加入万户的事，母亲就哭泣。

他这个年纪的年轻人，除非负伤或天生残疾，几乎都加入了。他朋友阿赞就是一例，他身上流着金人的血，生下来就有一边眼珠泛白看不见。独眼的人当不了弓箭手，战士讪笑着踢开他，叫他回去照顾自己的禽畜。那一晚，拔都和他喝了第一次马奶酒，难受了两天。他身上流着叛徒的血，所以征兵的人也没来找他。拔都看过他们四处寻找身强体壮的小伙子，但他们目光扫过他时，只会耸耸肩，转过头。他和父亲从前一样高大魁梧，他们却不要他。

拔都发现骑士没穿过营地，讶异极了。他看着他们停下来和母亲的邻居说话，那老人指向自己，拔都诧异地抽了口气。骑士快步骑向他，他的脚像生根似的站在原地看着他们靠近。他发觉自己的手好像怎么摆都不对，又在胸前两次，最后还是垂到身旁。毡帐里传来母亲高声询问的声音，但他没回答；他说不出话来。他看过骑在那群人前头的男人。

最有钱的家庭会有一两张金国的图画，而穷苦的毡帐里什么也没有。不过拔都见过一次他父亲的胞弟。几年前的一个庆典上，他溜到很靠近的地方，在战士之间寻找大汗的身影。那时窝阔台、术赤和成吉思汗在一起；那段鲜明的记忆并未因为岁月而褪色。那是他可能拥有的人生，但他父亲却为了拔都毫无所知的小争执而糟蹋了他的未来。

窝阔台在马上没戴头盔，身上的盔甲涂上闪亮的黑漆。他留着金人发型，额前剃光，后面的头发编成一条粗辫子。拔都沉浸于这男人身上的细节，这时毡帐里又传来母亲可怜的叫唤。拔都看着大汗的儿子直直望着他说话，但他却愣住了，哑口无言。那双黄眼

明亮逼近，想到正望着自己的亲叔叔，他茫然失措。

有个战士说：“他脑袋有问题吗？”拔都连忙合上嘴。“小子，窝阔台大人在跟你说话。你聋了吗？”

拔都感到面红耳赤。他摇摇头，想到那些男人骑马来他母亲的毡帐，他突然觉得懊恼。他们看了坑坑疤疤的毡墙、闻到恶臭，看到飞舞的苍蝇，会怎么想？太丢人了，他原先还感到震惊，接着随即恼羞成怒。即使这时，他也没回答。他母亲说，杀死他父亲的正是这样的人。穷酸孩子的性命对他们无足轻重。

“你会说话吗？”窝阔台说。他不知为何微笑，于是拔都也勾起嘴角笑了。

“会。”拔都说完，看见一个战士弯下腰，但他没料到自己会挨揍；锁子手套扇了他的头侧一掌，他踉跄一步。

“要说‘会，大人。’”战士冷冷地说。

拔都站直身子，耸耸肩。他的耳朵火烫，但这记耳光不算重。

“我会说话，大人。”他说着，尽可能记住那个战士的脸。

窝阔台和身旁的人讨论起来，当他不在场似的。“所以说，不只是空穴来风。他脸上有我哥哥的影子，而且他已经和我父亲一样高了。小子，你多大年纪？”

拔都站着一动也不动，努力镇定下来。他心中一向有点纳闷母亲有没有夸大父亲的地位。没想到他们这么不经意地证实了母亲的说法，他一时无从消受。

“十五岁。”他说完，见那个战士又要弯腰，连忙加上：“大人。”战士坐回马鞍上，满意地朝他点点头。

窝阔台皱起眉头。“现在开始太晚了。如果要拉得了好弓，至少该从七八岁开始训练。”

他看拔都一脸茫然，满意地微笑。“不过我会注意你的。明

天去向哲别将军报到。他的军营在北边约三百里，靠近崖边一座村子。你找得到吗？”

“我没有马，大人。”拔都说。

窝阔台瞥了打他的战士一眼，那人翻眼望望穹苍，然后下马，把缰绳塞进拔都手里。

“你至少会骑马吧？”战士说。

拔都接过缰绳，拍拍肌肉结实的马颈。他从没碰过那么好的牲畜。

“会，会，我会骑。”

“很好。这匹母马不是给你的，晓得吗？她会载你到你的岗位去，之后你得弄匹凹了背的老马，把她还给我。”

“我不晓得你叫什么名字。”拔都说。

“小子，我叫阿喀罕。在和林随便找个人问，他们都知道我。”

“那座城吗？”拔都问道。他听过那座石造的东西经过百万工人的背上，从土地里冒出来的事，但在此之前，他并不相信那个传言。

“目前还只是营地，不算城，不过就要改变了。”阿喀罕证实了他的疑惑。“你可以请驿站的驿夫把马送给我，不过要叫他们别累着她。她身上如果有一条鞭痕，我就把你鞭得皮开肉绽。对了，欢迎入伍，小子。窝阔台大人对你还有安排，别辜负他的期待。”



空气中大理石粉末飞扬，在傍晚的阳光下闪闪发光。窝阔台骑马经过大街，耳目收尽周围的情景和声音，内心澎湃。此起彼伏的锤声和高声命令，给人一种急迫的感觉。蒙古的万户军集结在城外。他的将军、人民被召集而来，见证两年辛劳创造的成果——在荒野中建造一座城市，并让鄂尔浑河顺服屈从于他的意志。



更多分享，请扫二维码

窝阔台勒马，看着一群工人装载一辆货车。工人在他的目光下紧张起来，利用绳子、滑轮，聚众人之力，将一块块白色大理石挪到矮橇上，之后再把矮橇拖到工坊。窝阔台很喜欢那些乳白石块上隐约的淡蓝色纹路。生产石材的采石场归他所有，在东边几百里外，他前一年买下了上千个类似的采石场。

他显然行事铺张，毫不珍惜地挥霍金银。想着这些他不禁莞尔，不知父亲看到白色的城市从野地里升起会作何感想。成吉思汗对人类建造的蚁丘向来不屑一顾，但这并不是敌人的古老石块和拥

挤街道。这是新都，而且属于蒙古。

他继承的国库汇集了宋国和花刺子模的财富，傲视古今，但大汗从前不曾花用分毫。窝阔台仅靠着燕京的进贡，就把所有房子都包上白色大理石，甚至包上玉石也行。他在平原间为父亲建了座纪念碑，也为自己建起汗庭。他建的宫殿有座塔，像洁白宝剑般矗立城市之上，让所有人看到这个国家已从区区毡帐和畜群壮大至此。

他的黄金吸引了百万人来工作。他们带着一些牲畜和工具，跨越平原和沙漠而来，有的甚至远自金人的土地或撒马尔罕、不花刺和喀布尔这些城市前来。在钱币之河上建筑新城的传言，吸引高丽的石匠和木匠千里跋涉而来；保尔加人从他们的森林驾着大车队，带来稀有的黏土、木炭和硬木。城里满是商人、建筑师、陶工、食物贩子、小偷和混混。农夫嗅到有利可图，为了一串串钱币驾着马车旅行数日来此。窝阔台给了他们土地里挖出熔铸的金银，他们则给他城市为报——他觉得这样的交易还不赖。目前他们是他城里缤纷的子民，说着上百种语言，烹煮上千种不同的香料与食物。有些人能获准留下，但他建造这座城市，为的不是他们。

窝阔台看着手染成绿色的染工紧贴着墙，裹着红头巾的头垂下致意。他的护卫在前面替他开道，让成吉思汗的儿子即使在睡梦中，几乎也能跟着骑行。他从父亲的毡帐营地亲手建造了这个地方，以石头将这座城的构想成真。

他想到依然惊奇。他没付钱让女人跟着他的工人来，但她们仍跟着丈夫和父亲来到此地。他曾经担忧该怎么让一座城市赖以维生的各种商业开始运作，不过商人已找上他的丞相，提议以马匹或更多白银租房舍。这座城市不只是毫无生气的房屋，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力，而且远远超出他的预想。

不过还未完全脱离他的掌控。计生变，他的城市南边出现

了一区小巷弄。帮派开始在那里出没壮大，最后消息传到窝阔台耳里。他下令拆除了八百栋建筑，全区重新设计建造。绞刑的过程由他的护卫监督。

他经过时，路上安静下来，工人和监工看到他，知道他手握所有人的黄金与生死，都向他颌首致意。窝阔台深吸一口尘埃弥漫的空气，享受着舌头上尝到的空气味道，吸进的仿佛是他创造的事物。前方是他宫殿的高塔，塔顶贴的金箔锤锻得比他的书记官用的纸更薄。仿佛阳光被他的城市捕捉保留下来，他看得心情一振。

街道在他面前延伸，逐渐开阔，连路边的石沟也打磨光亮。那区域几个月前就完成了，喧闹的工人落到行列之后。窝阔台策马快步前进，忍不住瞥向他的城墙，那座墙曾让金国建筑师和工人困扰万分。即使只坐在鞍上稍高的制高点，他偶尔也看得到墙后的翠绿平原。他很清楚，燕京的城墙无法抵挡大火或围城。他的城墙将会是大汗的战士，是把大金皇帝带到他跟前、夷平西域国王诸城的蒙古部族。

窝阔台已经爱上他一手创造的地方，从宽广的中央校场、红瓦屋顶、铺石水沟、佛寺、基督教堂、清真寺和市集，到数千人的家园，这些地方大多空无一人，等待注入生命力。随处可见蓝布在草原风中飘扬，那是对所有入头上长生天的礼赞。南方青翠的低丘和山麓向远处延伸，空气因沙尘而温暖，窝阔台在和林感到满心欢喜。

窝阔台将缰绳递给仆人，迈步爬上宫殿的阶梯，这时夜幕已低垂为朦胧的幽暗。他进宫殿之前，又回头看了这座即将诞生的城市一眼。他在夜风中闻到刚翻起的泥土味，工人煎煮食物的气味盖过了这味道。他的计划中没有墙后畜栏里的群群牲畜，也没有一个个街角贩卖的聒噪鸡只。他想到西门兴起的羊毛市场。他不该以为这座城还没竣工，买卖就会在那等着。他在古老的经商路径上选了

地点，想让那儿有生气。于是所有街道、所有区域都还是一堆堆木材、砖瓦和石头的时候，生命就开始泉涌而入。

他望向下沉的日头，微笑地看着城市周围平原上的炊火。他的族人正在那儿等着，等待他去。他的军队会大口吞食夏草养胖的肥羊。他想起自己空空的肚子，舔舔嘴唇，穿过可媲美大金城里任何建筑的一座石造大门。

进门后，他在充满回音的走廊驻足欣赏他最奢华的布置。一株纯银假树优雅地向拱状屋顶伸展，屋顶中央像牧人的毡帐般朝天开了个口。撒马尔罕的银匠几乎花了一年铸造雕磨，这成果很如他意。进入宫殿的人都将看到这株银树，其代表的财富将令人拜服。有些人会视之为白银家族，即统一建国的蒙古部族象征。更有头脑的人，会明白蒙古毫不吝惜白银，甚至忍心将银铸为饰物。窝阔台的手顺着树干滑下，指尖感觉着金属的冰冷。枝干模仿活生生的树木开展延伸，在月光下像白桦一样熠熠生辉。窝阔台兀自点点头。他伸伸背脊，这时奴隶和仆人点上他四周的灯火，灯火投下黑影，室外的夜空似乎突然暗了下来。

他听见匆忙的脚步声，看到男仆巴刺斯阿古儿走来。男人表情急切，腋下夹着一捆纸，窝阔台看了皱眉。

“巴刺斯，等我吃过再说。我今天已经累坏了。”

“是，大人，不过您有来客，是您叔父。要请他等您方便的时候吗？”

窝阔台正要解开刀带，听了停下动作。他的三位叔父都奉他之令来到和林周围的平原，他们带来的万户军聚集成庞大的营地。他没准他们进城，不知是谁违背了命令。他怀疑是合撒儿；合撒儿一向视命令和律法为约束其他人的工具。

“来的是谁，巴刺斯？”窝阔台静静地问。

“主人，是帖木格大人。我派了仆人去接待他，不过他已经

等很久了。”

巴刺斯阿古儿比出太阳划过穹苍的手势，窝阔台恼得抿住嘴。他父亲的弟弟对款待的细节敏感得很。光是在窝阔台无法恭迎的时候到达，就让窝阔台不能尽到待客之道。窝阔台觉得他是故意的。帖木格这样的人太精明，即使微不足道的优势也会善加利用。话说回来，他颁布的命令是要将领和宗王待在平原上。

窝阔台叹了口气。这两年，他让和林准备好成为帝国的宝石。他一向敌众友寡，但他设法与各方势力保持距离。他很清楚这种情况不会永远不变。

他振作起来，跟着巴刺斯阿古儿走向他最奢华的主觐见大厅。

“巴刺斯，马上送酒来。还有吃的。简单一点，像战士在平原上吃的东西就行。”

“遵命，大人。”他的仆人答得心不在焉，心思都放在随后的会面上。

两人走过寂静的走廊，嗒嗒的脚步声与回音显得响亮。平时赏心悦目的风景画，窝阔台这时看也没看一眼。他和巴刺斯阿古儿走过伊斯兰画师的杰作下方，快走到尽头，窝阔台才抬头看那绚丽的色彩，成吉思汗在獐儿嘴隘口领兵冲锋的场景令他微笑。这幅画花了画师一年的时间，所费不低，但窝阔台看后，多赏了一倍的钱。在这些墙上，他父亲如他记忆里一样栩栩如生。据他所知，蒙古部族之中并没有绘画，这样的东西至今仍然让他屏息敬畏。不过，有帖木格等着，窝阔台大步走进觐见大厅之前，无暇向父亲的影像颌首致意。

岁月对他父亲的弟弟并不仁慈。帖木格曾经肥得像筵席上的小牛，之后却迅速瘦了下来，脖子上皮肤松垂，外表比他实际年龄老多了。窝阔台冷冷地看着叔父从铺了丝绸的椅子站起来相迎。这

人象征他置身事外的时间到此为止，要向这样的人毕恭毕敬，并不容易。窝阔台不会心怀妄想。这个国家正迫不及待地等着他，而帖木格不过是来突破他防御的先锋。

“窝阔台，你看起来不错。”帖木格说。

帖木格像要拥抱侄子似的走向前，窝阔台忍住一股突发的怒意。他转身对着巴刺斯，任他叔父自讨没趣地垂下手。

“巴刺斯，去弄酒和吃的。别像绵羊一样呆呆杵着。”

“是，大人。”巴刺斯阿古儿随即鞠躬答道。“我派书记官来记录会面。”

他转身跑走，两人听见奴隶的草鞋嗒嗒远去的声响。帖木格斯文地皱起眉头。

“窝阔台，这不是正式参见，用不着书记记录。”

“那您是以我叔父的身份来的？不是因为各部选中您来见我？不是因为我的学者叔父是各派愿意托以重任，和我相谈的人？”

帖木格被他说中，红了脸。帖木格原先猜测窝阔台和他一样，在大营里安插了不少眼线。这是蒙古向大金学到的。他试图判断侄子的喜怒，但着实不容易。窝阔台连盐茶都没请他喝。帖木格口干舌燥咽下口水，努力解读这年轻人心中的非难和怒意。

“窝阔台，你很清楚军队谈的都是这类的事。”帖木格深吸口气，镇定下来。他在窝阔台淡黄色的目光下，忍不住觉得自己正在向成吉思汗的某种影子报告事情。他的侄子不如大汗魁梧，却有一种令他不安的冷酷。他额前冒出了汗珠。

帖木格开口了：“这两年，你没有尽责治理你父亲的帝国。”

窝阔台打断了他：“您真觉得我没尽责？”

帖木格盯着他说：“不然我该如何作想？你把家族和万户丢

在野地，他们在放羊，你却建了一座城市。两年呐，窝阔台！”他压低声音，几乎以耳语说话。“有人说，你死了父亲后，悲痛得头脑坏掉了。”

窝阔台兀自凄凉地笑了。光是提起父亲，就像揭起伤疤。那些谣言，他了如指掌。有些是他自己为了分散敌人注意而散布的。但他是成吉思汗亲选的继承人，是大蒙古国的第一任大汗。当初战士几乎群起反抗，窝阔台相信区区营地里的流言用不着畏惧。但他的亲戚却是另一回事。

门开了，巴刺斯阿古儿和一打金人仆役走了进来。他们在两人身旁打转，在他们面前铺上洁白的布，搁下黄铜杯和食物。窝阔台示意叔父盘腿坐到石砖地上，他兴味盎然地看着老人家坐下时膝盖嘎吱作响，眉头一皱。巴刺斯阿古儿遣走仆人，然后替帖木格倒茶，帖木格右手接过茶碗，松了口气，开始像他在平原上任何毡帐里一样郑重地啜饮茶水。窝阔台心急地看着红酒汨汨倒进他的杯子里。巴刺斯阿古儿还没走开，他就一饮而尽，又伸出杯子。

窝阔台看着叔父的目光扫向巴刺斯阿古儿召来的书记，那人毕恭毕敬地站在墙边。他知道帖木格非常清楚写下的字有什么力量。收集成吉思汗和建国故事的人，正是他。窝阔台收藏了前几卷之一，小心誊写，用耐磨的山羊皮裹起，称得上是他最珍贵的收藏。不过，人总有不希望留下记录的时候。

“巴刺斯，我们要私下谈。”窝阔台说，“酒瓶留下，把书记官带走。”他的男仆训练有素，对他的命令毫不迟疑，不一会儿，叔侄两人又独处了。窝阔台喝干杯里的酒，打了个嗝。

“叔父，您今晚来，所为何事？再过一个月，您就能带着数千族人，大摇大摆进入和林，参与让人传颂多年的饮宴庆典。”

帖木格端详着面前的年轻人。不见风霜的脸显得疲惫而严峻。窝阔台建造这座城，为自己选了不寻常的担子。帖木格知道，

和林在全营几乎所有人眼里，几乎都不值一个铜子儿。对于熟识成吉思汗的蒙古将领而言，那只是白色大理石和金人设计的庞然奇景。帖木格真希望能让年轻人知道他多喜欢这座都城，但不希望听起来像拍马屁。他的确喜欢。这正是他曾经梦想建造的城市，拥有宽阔的街道、庭院，甚至有藏书阁，藏书阁里有数千个干净的栎木书架，正空着等待有朝一日将承载的宝藏。

“窝阔台，你很聪明。”帖木格说，“你父亲没选你其他哥哥，选了你，不是偶然。”窝阔台猛然抬起眼，帖木格对他点点头。“我有时怀疑你像速不台将军一样老谋深算。这两年，蒙古没有领袖，没有前进的方向，却也没有内讧，宗王之间没有争斗。”

“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宿卫、书记官和眼线就在他们身边。”窝阔台若无其事地答道，“总是有一身红黑的人监视他们有无谋反之意。”

帖木格嗤之以鼻。“让他们却步的是困惑，不是恐惧。他们看不出你有什么打算，只好按兵不动。你是你父亲的继承人，但你还没召集他们起誓效忠。谁也不懂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只好静观其变。他们还在等着看你下一步会怎么走。”

帖木格发现窝阔台的嘴角抽动，仿佛想笑。他真想知道侄子的想法，但他们是下一代的人，谁知道他们怎么想。

“窝阔台，你在平原上建了你的城市。大军奉你之命集结，来到这里之后，许多人才首次目睹这个辉煌的地方。你以为他们会心甘情愿屈膝效忠吗？只因为你是你父亲的儿子？窝阔台，他还有其他儿子活得好好的。你想过他们的事吗？”

窝阔台对叔父笑了，对他试图看透他的秘密感到惊叹。不过不论他怎么仔细窥探，有个秘密绝对无从得知。窝阔台感到酒的光晕在体内扩散，仿佛轻抚般减轻了他的痛苦。

“叔父，如果我真打算赢来两年的和平，建座都城，那我确

实办到了，不是吗？或许我要的不过是这样。”

帖木格摊开双手。“你不信任我。”他的声音中带着真诚的伤心。

窝阔台笑出声。“我向您保证，我对您像对其他人一样信任。”

“答得聪明。”帖木格冷冷地说。

“您是聪明人，这样的答案正适合。”窝阔台回道。他的态度认真了起来，身子靠向前。他的叔父微微向后靠。

“等到新月，”窝阔台继续说，“我会让蒙古所有将领和宗王宣誓效忠我为汗。叔父，我用不着解释我的所作所为。他们会向我屈膝。不是因为我是汗父的儿子，而是因为我是汗父选的继承人，也是这国家的领袖。”

他闭上嘴，像是还想说些什么，帖木格看着他像拉上窗板一样封闭了情绪。这个侄子早早就学会了一脸冷漠。

窝阔台又说：“叔父，您还没说您今晚来的目的。”

帖木格叹了口气，知道时机已过。

“窝阔台，我要确定你明白此中危险。”

“您别吓我。”窝阔台微笑着说。

帖木格红了脸。“这不是威胁。”

“那么，这可怕的危险伺伏何处，在我的城里吗？”

“我专程来帮你，见识你建造的这个东西，你却揶揄我。”

“很壮观，不是吗？”窝阔台说。

“的确不可思议。”帖木格坦率得毫不隐瞒，令窝阔台若有所思地看着叔父。

“其实呢，”窝阔台说，“我考虑请人监管这里的藏书阁，从世界各地搜集书卷，直到世界各地的学者都知道和林的名号。只怕这是不切实际的妄想。”